

乙丑課
新下
二銘制義第五册



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慈幼非待於學也為保赤者申言之焉夫養子以誠不學而能者也如必學而后嫁焉不可決其未有乎且事必博訪而始精術以早圖而克善獨至於性情之地則有不必廣求亦無客預議者故際其時而胥歸合度遭其會而自可灼知惟出_其心之不吝已則雖曲折未詳而其理有不待言而悟者爾保赤者之必中以誠求故也然則慈幼之理不可於養子之誠驗之哉嘗觀后王降德祇詳事父母之條不聞以慈母有懷別增內則之文以貽輝彤管抑思家室允宜惟恐違舅姑之意不聞以義方有訓更著宮闈之命

以申戒於擊何也養子固不待學而自能者也豈有學之而后嫁者哉或謂懷抱之方宜悉不學則難遂孩提之意而十年不字乃以作童蒙養正之功抑謂撫育之法宜諳不學則或拂嬰赤之心也而百兩以迎必俟夫鬻子閨斯之習然則學而后嫁者客或有之乎而吾竟可以斷其未有者何也學之者當有其成法問諸姑而先咨毛裏告師氏而預諄恩勤則靜女必粲然笑之矣試觀關雎好合豈已卜麟趾之祥鳴雁雖和豈已協熊羆之夢則可知鞠育顧復之方當其境而自無弗協也而顧於標梅未暨墜之先即留心於采芣之采則未有其理也學之者乘當有其良模乘馬求

而遽徵主宅貫魚罷而驟問裕蠹則家人必色然駭之矣試思女歸叶吉豈因有子之克家歸妹愆期豈為婦孕之不育則可知一索再索之占涉其途而靡有不遂也而顧於元夫未遇之初即究心於小子之係則未有其事也有學於未嫁之先者能齊循法度能不失職采藻采蘋將尸季蘭之敬耳而至於養子則固天性所同然者也母無賢愚而視子則同子無賢否而視之則一覩棘心之暢遂曾無煦嫗之殊矣而謂高於納吉納徵之始或有學於將嫁之先者教于公宮教于宗室婦德婦容將以備中饋之職耳而至於養子則至于固至情所自然者也子之啼笑有真惟母能曲

體之子之知覺未啓惟母能漸導之感鴉鳩之均一自無拂戾之虞矣而謂孀於俟著俟庭之際哉此無他心不誠求學之而亦不中心苟誠求即不學而已中也何也孝弟慈之理固不待勉強者也

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

下為上

昭穆序而遞有所及可更聯夫上下之情矣夫序以昭穆宗廟之大禮也推之爵以辨貴事以辨賢至旅酬以聯上下不皆由昭穆遞及之哉今夫太廟之禮首定昭穆之位即聯上下之情而貴貴尊賢之道固弗協焉然惟聖王以親親之誼下治子孫故建官授職實始宗盟而以少從長獨先子姓此又聖王不欲以疎間親之厚意存焉何則禘祭於太廟太祖東向羣廟之主以南北分維時子姓兄弟恪立於庭而凡在駭奔之列肅雍顯相濟濟多士及有

造之小子孰不各有上下之班而無敢踰越哉然而武周必先同姓也蓋以序昭穆云所以序之奈何異姓固序於西階之下矣而作階之東同姓以次序焉序列於前畢原豐鄆文昭也序列於後邠晉應韓武穆也固不以尊為序翰職掌凡筵獨越於昭穆之班亦不以降在庶僚未嫻執事弗躋於昭穆之位蓋旁治以辨親疎之誼即下治以辨上下之倫也所以序昭穆也然而豈概於異姓之貴賤哉則又以爵序焉玉爵以獻卿瑤爵以獻大夫散爵以獻士既已貴賤不淆矣而昭穆中亦必序爵也二公分陝則進以居前五升無官則退而少後異爵而同班卒不越父兄之列則爵序

而昭穆仍不紊也然而豈可概於異姓之賢者哉則又以事序焉視豆籩告具舉獸尾告備舉鼎鬲告潔既以賢者為先矣而昭穆中亦必序事也周公為太宰則入襄王帛康亦為司冠則入贊犬牲軍事而復位仍不失伯仲之行則事序而昭穆終不亂也先王推親親之義以及尊貴貴尊賢如此雖然禮行而定昭穆之位亦禮行而協下上之情則更有旅酬之禮當其時異姓為賓同姓為兄弟兩壺既設舉旅行酬東尊西尊異其酌也薦北薦南殊其奠也要之一人舉觶為旅酬始二人舉觶為無算爵始此下為上之義也蓋弟子既不得與貴者共列班聯又不得與賢者共襄俎豆

惟為上舉解得觀典焉禮焉其先兄弟之子而後及賓之弟子者
則先親後疎以聯上下而仍不背乎昭穆之序也其斯以為宗廟
之終事哉蓋惟首序昭穆故序爵序事以及旅酬皆以此意通之
矣觀於祭畢而燕不仍於昭穆中序齒哉其執異教者固執焉
此禮之義也夫禮者貴尊貴卑也如難於行而必欲其行也夫
禮者事也禮者所以事也禮者所以事也禮者所以事也夫王
中亦以禮為事也夫禮者所以事也禮者所以事也夫王
此禮之義也夫禮者貴尊貴卑也如難於行而必欲其行也夫
禮者事也禮者所以事也禮者所以事也禮者所以事也夫王
西與於已不為之也夫禮者所以事也禮者所以事也夫王

謹庠序之教

梁惠章

庠序有教勸梁王謹之焉夫庠序不可無教也然非謹之其教豈
易施哉孟子故勸梁惠王謹之意謂王今之所慮者養民之術耳
曷嘗計及教民之事哉然養民固難教民亦不易臣竊見王之民
不學而干法紀者多矣抑知非民之咎亦上之教之者不善也欲
導以善則當以德澤感其中而以法制防其外蓋惟世俗日靡故
其所以教之者宜慎爾養民之道既備王將何以教民哉昔虞夏
商周之世設為庠序以教民庠于黨序于州蓋以教助養也民安
則逸逸則忘善故先王建庠序於都邑而以之賓興以之讀法以

之書賢蒸我髦士文以禮樂詩書則教以範圍所以力挽其自安
之習民富則驕驕則生亂故先王立庠序於鄉遂而三物有則八
刑有糾五物有詢惟茲庶民稟以親和敬讓則教以切近所以默
化其自肆之心然則庠序之教其可不謹哉而況今日之梁民其
教之尤不可不謹哉梁瀕大河之地土沃而多富厚之民居原隰
者務農居林藪者逐末入庠序者寥寥矣想當日葛屨履霜汾沮
采莫其民吞嗇以起家魏尚有古人之教也今猶有其俗哉兩河
之民挾其貲以交王公擁其富以誇鄉里為問施教於庠序者有
能明法度以斥奇衰辨等威而懲遊佚者乎無有也則病在於心

所當謹以正之也梁當天下之衝人聚而多權變之士智者以遊
說名勇者以游俠顯遊庠序者落落矣想當日蟋蟀戒康山樞聊
樂其民勤儉以守職唐尚有聖王之教也今猶有其風哉大梁之
士鼓其智而受封劾其能而獲賞為問立教於庠序者有能崇聖
經而黜異說培良善而杜豪強者乎無有也則失在於身所當謹
以檢之也且臣觀梁國雖小以教施之則易廣昔在文公示信以
宣其用示禮以生其恭其制猶存視彼稷下千人之衆薛君六萬
之家惟梁有設教之地矣今即庠序而立其方則教之五禮而求
其中教之六樂以達其和可以廣被而皆孚者不已遠駕於文公

之法哉抑且觀梁政雖弱以教行之則可久者在文侯受經於子夏降禮於段干其風猶在視彼築金臺而受業承夏屋以延賢惟梁有行教之資矣誠於庠序而精其意則教以實行而屏空文教以守經而防橫議可以久傳而無弊者不已婉美於文侯之烈哉臣所謂以教輔養者如此王能謹之而復申以孝悌則民皆知義矣此養民之術必於教民成之者也

謹庠序之教齊宣章

教施於庠序齊王所宜謹也夫庠序之教何可不謹而於齊則尤宜謹也孟子故勸宣王謹之若曰伯術專言富民而王道必進求夫教蓋惟足民以裕於外尤當導民以化其中苟能示之以閑而矯民風之敝持之以正而草士習之浮乃可以範民身而洽民心此王政所為速駕於伯功之上也恒產定矣而恒心之生豈不賴所以教之哉教之之法莫若以庠序為重焉富國之民心易驕驕則過節惟以庠序教之而讀灋示以程書賢勸以爵則教以嚴肅使民知所率而不過於範圍強國之民心多悍悍則難馴惟以庠

序教之而春夏以禮樂秋冬以詩書則教極精詳使民習於文而
默移其風俗此豈伯者之所能哉臣觀齊桓之治國定民之居成
民之事而未聞於士就間燕鄉選賢能之外別垂施教之方晉文
之定邦寬農有政懋穡有方而未聞於示之以禮示之以信之餘
更傳敷教之法今王欲行王政尚其謹庠序之教乎且夫齊之民
風士習其教之尤宜謹矣齊擅海濱之利故其民易奢淫魚鹽通
於東萊價百萬倍巨利興焉以及岱畎絲枲布帛有資澤數萑蒲
舟鮫是守據山海而通商賈五方之民資之物力富饒故積極而
遂生游蕩也觀於狃左輿歌並從兩牡盧令致詠共美重環民皆

奢淫而不服於教矣王誠於庠序謹之脩六禮以節性齊八政以
防淫則民自不敢蕩檢踰閑乃能變其風而潛為之化齊稱表海
之雄故其士多夸詐游士周於天下置八十人說士祖焉以及談
天雕龍輝增賜第異同堅白秩晉封侯好文學而招遊說七十之
士倡之儒林師效故每降而遂愈下也觀於稷下三千客鼓琴濫竽
薛中六萬家雞鳴狗盜士皆夸詐而不知有教矣王誠於庠序謹
之導之以鄉三物糾之以鄉八刑則士自不敢聚談私議乃能革
其習而大為之防遠溯太公始封尊賢尚功因其俗而簡其禮未
聞立法於庠序也王苟謹以教之當更勝於開國之初矣教以三

德之精而謹馭其過教以六行之正而謹馭其衰將所以開民身
者在此也近稽陳氏始大厚施多貸得民望而致民歸未能遽興
夫庠序也王苟謹以教之當更過於得國之時矣教以五禮之中
而謹防其偽教以六樂之和而謹防其乖將所以正民心者在此
也夫以教繼養虞廷之所以敬敷也以教輔養周官之所以兼掌
也皆所為謹也迨申之以孝悌之義而王道乃成矣

地利不如人和

人和重於地利大賢所以救言利之弊也夫戰國之士皆曰人和
不如地利孟子特止之非以救言利之弊耶若曰方今七雄並峙
莫不據形勝之地其謀臣策士惟地利是求矣不知合輿情以共
保則利無形而易資離衆志以獨爭則利有形而難恃蓋民為邦
本其勢自相須而其理有獨重也如天時固不如地利矣而地利
又何如哉今夫分土即分民者先王建邦之畧也有人斯有土者
後王立政之經也有國者孰不以人和為重哉而今天下則不然
矣自蘓秦張儀以縱橫立說而遊說之士莫不言地利自李悝商

鞅以田賦為治而計臣莫不言地利自孫臏吳起以形勢是圖而良將又莫不言地利嗟乎地利之說勝而人之和不和絕不計焉矣間嘗取天下之大勢揆之秦據殽函巴蜀其利百二齊擅渤海清河其利十二楚跨荆揚越江漢利半天下焉三晉之地趙守常山韓制成鼻魏割鴻溝當天下之衝利在合一燕最僻遠而雲中九原利盡北陲尤足恃焉當斯時也縱人力斤割獻之說以為失地則人離故地愈感而兵端愈起橫人專為蠶食之謀以為得地則人聚故地愈闢而詭計愈生雄畧之主無日不動大役興大衆激其民以求得地焉不知得地利在此失人和亦在此吾觀唐虞

都冀夏高都豫文武遷雍周公宅洛莫不據上游以制海內乃勝朝亡國於斯者興朝即立國於斯無他合衆志則繫于苞桑齊衆力則固於磐石此盛世之所以安且治也又觀梁居安邑紂守孟門魏叔恃勢鄧仲恃險莫不控四塞以保邦畿乃前人用此立國者後人即用此亡國無他衆心散則象若土崩衆力分則勢同瓦解此衰世之所以危且微也以云不如誠不如也試攷周官大司徒之職凡建邦國造都鄙必相度其地勢先王豈務利哉要其教以不怨教以不爭早有以致夫人心之和矣故地利則備而不用也和則合而不乖也然則人和固保地利之要務今之謀國者

亦曾思其不如之故耶

賦得綆幔卷南榮 得榮字五言八韻

綆幔高堂設流蘇製取精舒應遮北戶卷自向南榮正與誰
宮對還逢漢案平浦雲飛畫棟吳岫列前楹博啓薰風入惟
披午日迎東西排玉牖左右露雕甍斗柄占相應明堂位獨

貞垂裳堪

雅有敷佐劉尹不謂此亦風至於自是金甬殿中人
也 世五才行亦後

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

國以民事為重可咏豳詩以証之焉夫國莫重於農事為君者不
可緩也進咏豳風不可見民情之孔亟哉昔周先王以農事開基
故周禮一書首以農功為急地官專掌之六官分贊之何其經營
之密也抑知君心皆體乎民心而國事直同乎家事舉凡相天時
因地利小民預籌其備者皆入大君之寤寐而毋敢怠荒是以邇
治之世民氣樂而頌聲作也君問為國乎夫為國豈第於遠畧務
大功而已哉人為邦本食為政先我先王所以重民事也臣請得

亦曾思其不如之故耶

賦得綈幔卷南榮得榮字五言八韻

綈幔高堂設流蘇製取精舒應遮北戶卷自向南榮正與誰
宮對還逢漢案平浦雲飛畫棟吳岫列前楹情啓薰風入惟
披午日迎東西排玉牖左右露雕甍斗柄占相應明堂位獨

貞垂裳瞻

黼座治化洽寰瀛

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

百穀

國以民事為重可咏函詩以証之焉夫國莫重於農事為君者不
可緩也進咏函風不可見民情之孔亟哉昔周先王以農事開基
故周禮一書首以農功為急地官專掌之六官分贊之何其經營
之密也抑知君心皆體乎民心而國事直同乎家事舉凡相天時
因地利小民預籌其備者皆入大君之寤寐而毋敢怠荒是以邇
治之世民氣樂而頌聲作也君問為國乎夫為國豈第於遠畧務
大功而已哉人為邦本食為政先我先王所以重民事也臣請得

而陳之帝藉親耕而三推有典非特知稼穡之艱難也太倉支費
之儲悉取之餘三餘一則其事關乎億萬年家國之謀焉西成平
秩而大有必書非特幸黍稷之與翼也百室崇盈之象志呈於土
會土宜則其事係乎億兆人身家之計焉民事不可緩此非臣一
人之私言也昔者周公其知之矣爰陳王業乃作豳詩今夫君為
民計不若民自為計之切也及事而籌不若先事而籌之審也昔
豳之君宵旰憂勤其民尤不遑休息七月一詩無時無事不致其
精詳第即其入執宮功之後觀之其辭曰晝爾于茅不緩於晝也
申宵爾索綯不緩於宵也又由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權其輕重

以圖其先後也豳民之不自緩其事也若是在官嘗觀命農於孟春
勸農於孟夏朝寧第須勞酒之餘而豳民當躋堂稱觥以後即
東作於孟夏此固黼座所不及謀者也又觀魚負水而縉夫朝
連之端拱並之師第以農祥之正而豳民當私繼獻新以還即
聯而社稷官師第以農祥之正而豳民當私繼獻新以還即
勤於芟柞此又保介所未嘗咨者也豳民當私繼獻新以還即
子之萬年臘祭則所享五祀而實頌與惟然而民情可見矣率祭則
蠶享百神先事而禋五祀而實頌與惟然而民情可見矣率祭則
之功惟然而君心可知矣社日則泣卜稼嘗日則泣卜莫即使秋

報春祈而亦若有水旱昆蟲之患。夫播時百穀，后稷所以封卨也。徹田為糧，公劉所以遷邠也。君因周之裔也。蓋亦誦豳詩而惕然知警乎。

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

以志食難君子大賢姑置其說焉。夫君子非志在求食者也。彭更以此相詰而孟子已揣知其情故姑置勿辨乎。且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在其志之不存乎食也。故為技者志食而為道者必不志食。設難者以此立說幾若無可措辭矣。不知君子之志固有不待辨而明者。則彼方進以相詰我即反以相稽而求食之說可置之勿論矣。如君子之志彭更豈不知之。乃孟子既言士之當食則更不得難之以事勢必移之於志。梓匠輪輿以技而食可言志求也。君子以道而食不可言志求也。故更遂以之相難矣。將謂君子德不

當食則固德充於內也然德宜詔祿而營求之念一萌即已喪其德矣以其志深求之而解之者遂難於置辯將謂君子才不稱食則固才裕於外也然才非素餐而思戀之心一起適足貶其才矣以其志隱折之而聞之者必退以自疑斯言也孟子將何以答之哉如必窮其說而破之君子不為是好辯也夫傳食之故不待周旋矣今特進推其志特借以勘非泰之情耳苟盛氣而矢以無求則其情轉近於己泰使更得以有辭也而何必力為辯難也如必迎其語而解之君子不為是辭費也夫無事之非久經條析矣今特深探其志實藉以適相輕之意耳苟撫心而剖以非求則其意

反涉於自輕使更緣以得計也而何必曲為解釋也維時孟子已揣而知之於是不反諸己而還叩之諸彼遂逆折之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在更方漸詰而漸深茲若辯之必復予以設辭之地耳仁義不願乎膏粱道學不謀乎衣食而何疑於志也則舍志而不論豈待餘意之復申在更且愈窮而愈適茲若詰之適以引其不窮之辭耳天命不以志予人富王制不以志予人祿而矧其在子也則即子以相稽豈有隱情之可匿夫更固謂士無事者也及見孟子歷陳其事而更乃遁之志不意孟子仍折之以食功也而君子之志可不復辯矣

賦得魚涉負冰 得升字五言八韻

東風初解凍春水尚留冰
狐尾濡難涉魚鬚負自升
薄鱗遙可辨長鬣奮能登
綠藻繁原聚青萍繞更增
乍疑疏漏網還似暗穿罾
遊戲蘭風引沈浮澤氣蒸
平鋪遮片片直上破層層
小正詳時令還看

寢廟承

步武安詳動中規矩

公孫談

齊楚雖大

齊楚非不大也要難為行王政者敵焉夫齊與楚孰不以為大哉然宋能行王政則雖大其足以為大哉方今七雄並峙謀臣策士莫不誇國勢之大矣然惟德不足以相尚力乃可以相爭而彈丸之地遂為大國所侵凌豈知王政行則有以相勝而大國且畏避而不敢干非大之不足恃也有以勝其大者則雖大如不大也如宋見伐于齊楚以王政之不行也苟行之而四海皆以為君則是義兵所指如亳邑之師而三晉之邦可鞭箠使矣皇問齊楚仁政之宜若西京之舊而強秦之域將藩衛服矣皇論齊楚而猶謂宋

筆力廉悍
得力於先
秦文字

小乎哉。或者曰：齊楚固大國也。齊自桓公之霸，主盟中夏，泗上諸侯，齊實征之。東方之國，孰若齊之環以河海？楚之自莊王之烈，爭勝中邦，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南方之國，孰若楚之跨有荆揚？齊亦大矣哉。雖然，以行王政者，較之齊楚，果大矣哉。以地勢論之，齊方二千里，以海岱為憑，依楚方五千里，以漢江為襟，帶地勢可謂廣大矣。然亦思殷土七十里，何以敵安邑之王畿？鎬京方百里，何以敵孟門之天險？則可知天府雄邦，反不如狹小者之衆志成城也。齊雖為四塞之邦，楚雖跨二州之地，可使割地以求和，邇以兵加揆之，齊起三男，帶甲數十萬，楚陳荆尸，帶甲百萬，兵力可謂強

大矣。然亦思革車百乘，何以三駮之寶，俘虎賁三千，何以前徒之戈倒，則可知蒼頭奮擊，反不如弱小者之師行如雨也。齊雖有戶七萬，楚雖有騎萬疋，可使解甲而來歸，邇或謂稷陵無楸之鄉，素嫻禮教，王政尚易行耳。而楚則實為從長焉。觀於會孟曾執宋公，焉知其不恃大而不服乎？不知文王起化先及二南，則漢廣汝墳之境，皆王政之所洽也。雖雒長南服，奚必不思向化哉？或謂雲夢瀟湘之地，久被風聲，王政尚易行耳。而齊則稱為東帝，焉觀於會鄆，能使宋服焉？知不其不恃大以相加乎？不知太公就封，政成三，則營邱即墨之中，皆王政之所被也。雖作鎮東邦，奚必不思懷

賦學黃字
知字本字註

德哉齊楚雖大實不如及宋之小矣又何畏焉

賦得黃知橘柚來得來字五言八韻

虛字未打

不覺舟行速秋光取次來蒼蒼林際現橘柚望中猜色映丹
楓岸香生綠竹隈曉霜寒欲送如照澹相催風亂高柯影烟
迷落葉堆推詳松徑隔錯認菊英開轉處遮紅樹飄時落碧
苔峯巒前又到指點木奴回

一千里秋中秋月十系軍於半夜潮昌黎

可留氣也 石希仁

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梁繼杠而成斯無病於涉矣夫梁不繼杠而成則輿者猶將病涉也乃復成於十二月焉民為有病涉者乎嘗讀夏令曰十月成梁竊歎民生是時曷嘗有跋涉之勞哉夫梁以往通往來而其功也鉅其成也晚惟先有以紓擔簦之困繼有以寬挽輦之勞而後緩急有備自不必怨咨於寒沍也十一月徒杠成矣斯時也豈尚有蹇蹇涉溱蹇蹇涉洧卻曲不前者哉然豈無大車檻檻大車嘒嘒脫輻不進者哉政復有以繼之矣曰十二月輿梁成時寒而水始冰牽車者牛者可不謀所出乎惟是鳩厥工材於水昏正而裁焉

而後我任我輦乃輿徒者俱無屬搗之勞農畢而役始興驅車馬者可不問所由乎惟是待而審搗於營室中而作焉而後棧車後車乃與徒者俱免泥沙之困梁繼杠而成焉矣民情不大可見哉今夫梁之與杠彼此相濟也後先相繼也嘗試論之梁據通津徒者亦由焉而杠則在客刀之水梁需造舟徒藉畢登焉而杠則為伐木之桴斯民之問渡者輿少於徒故杠宜急於梁也輿重于徒故梁宜堅於杠也且梁用石也杠用木也故杠成在於水盈而梁成必於水涸梁功鉅也杠功小也故杠成可以不日而梁成必以厯旬使杠不先成則在淇梁者不猶咏匏葉之詩哉惟梁與杠相

繼而成故或就其深或就其淺民未有病涉者也歌綏狐之什憂其無裳也茲則濟盈固不濡其軌即涉川亦不必用汝楫矣何患絕流而渡何患遂流而馮豈非冬官之良法哉占汔濟之爻戒其衣袽也茲則車固未曳其輪即徒亦不至濡其首矣迺免三冬之苦遠無終歲之勞豈非月令之常經哉蓋車徒之通其利均也王政於農畢舉之則民功不害杠梁之用其功並也王政於先事備之而民病早除何必以乘輿濟之哉政平則惠無不徧矣

而好善言

夏王之好善與所惡而俱深矣蓋人之好不真必其所惡不切也
禹惟善言是好不與惡旨酒而俱深哉今夫善之發於外者為言
其益人不少而逆人偏多斯易招人惡也何以動人之好乎古聖
王虛以待人能容衆善而心傾入告志切周咨蓋其所惡者自有
在斯其所好者歸於一也禹於旨酒既著其惡已夫豈無所好乎
損益有對待之形有損我者豈無益我者也神明之下有所裨焉
而損我者乃不得乘間而入取舍有相須之道有所舍者必有所
取者也篤信之下取為助焉而所舍者乃可以絕去無遺焉之所

之而身誠早也必以乘輿之若此乎便魚無不請至
此亦豈非舉之限月以不吾知其之固其也也王在亦夫車前
善無無然亦之然宜非自今之常然若其車夫之固其保也也王
亦必也而復車固未也其諱明也亦不至則其言其也其也
然亦而或何也其言不而善言非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

好則在善言矣善而發為言能移人之性情言而徵為善是祛人之邪欲矧惟有所惡也而於是精神為之專注焉而於是心思為之盡傾焉而於是力是行所言聞之必從焉而於是常守所言久而弗懈焉何也好與惡相反而實相成者也聖人有定性之功亂性者絕其緣斯養性者廣其路助善言乃養性之端也使亂我者雖絕而不思所以養之則其功猶未純耳禹惟取法于善言則藉正以驅邪好之意即惡之意所分而著者也聖人有正心之學溺心者務其去斯沃心者欲其來善言乃沃心之要也使溺我者既去而未能有以沃之則其學猶未純耳禹惟獲益於善言飭則飭外必

誠內好之念更從惡之念所進而求者也吾見夫德承二帝業紹溫恭克讓之休而言輔於德遂不啻天錫之疇矣正言以諫善為繩墨也直言以諍善為藥石也惟其好之心切則非獨拜昌言者一見于皋陶而凡懸鐸以招設旌以召皆可以勵精神抑見夫功高百王彌徵不伐不矜之度而禪于功遂不啻帝建之命矣臣鄰吁咈善自僉同也庶民誹謗善取可節取也惟其好之意周則非獨拜昌言者再見於伯益而凡饋而七起沐而七握皆足益神智自來沉湎之君必以忠規為逆禹惟冲虛其懷恬澹其志而其好斯真自來聖神之主必以淫佚為戒憂禹惟外防物欲內養性天

而其好自切蓋有所好而惡之意乃盡此聖人之所以存心也

自來此固之表必以忠誠為本其心誠則其言必直其行必端

而中善自然而同也其言必直其行必端而中善自然而同也

其言必直其行必端而中善自然而同也其言必直其行必端

而中善自然而同也其言必直其行必端而中善自然而同也

其言必直其行必端而中善自然而同也其言必直其行必端

而中善自然而同也其言必直其行必端而中善自然而同也

其言必直其行必端而中善自然而同也其言必直其行必端

而中善自然而同也其言必直其行必端而中善自然而同也

且賢君之禮士也固將大烹養之嘉薦奉之矣四簋是食殽殮於

我乎御也五鼎是陳雉膏於我乎身也夫豈有禮儀之缺歟乃若

君未有以禮臣臣先有以待君進饗殮而致詞而大君不敢逆命

焉滋味雖云薄乎要其物出自賢人矣平公於亥唐人坐既皆致

敬矣夫唐賢人也飯蔬飲水之風自甘浚泊采荼薪樗自樂棲遲

一旦大君戾止何以款洽之哉而唐則有以待之矣軍門圭竇既

友德有通見於食者可徵之於薄物矣夫唐之食似非平公之所

能食也乃其友德之心與入坐同焉疏食菜羹何妨極以形之耶

且賢君之禮士也固將大烹養之嘉薦奉之矣四簋是食殽殮於

邀玉趾之臨則糲糲是供不必求夫膏粱也酌彼行潦於焉餽饌
若曰朝夕常饌皆嘗小人之食也君試鑿此風味矣茅茨土階既
設三重之席而蘋藻可羞何必侈言遵豆也漑之釜鬻擷其茹蔬
若曰鼎鼐未調未嘗君之羹也君其嘗此旨否矣乃公則未命不
遽食也既命必即食也食云則食較入主而其心更誠矣且夫食
亦何常之有宴享以備物為隆吉甫御夫魚鼈韓侯餞以鮮魚以
至肥豕速諸父肥牡速諸舅物其多矣豈具式綏燕綏之而謂獸
人不給乎唐也衡門莫覩稻粱泌水難求魴鯉要惟以薄明誠而
几席所陳二簋首可以用享已品味以求珍昭敬膳雞必取其雙

羞鼈或嫌其小以至嘗鼈而染指胹熊而必驟物其旨矣豈具式
食庶幾而謂庖人不治乎平也食則用夫六穀膳則用夫六牲要
豈以菲廢禮而盤飧可饋一飯亦見其毋忘已不觀其蔬食菜羹
乎御之為七鑿之為八君之常膳也食而蔬何以居人左歟念先
生躬親稼穡之勤而邱中有麻邱中有麥親操井臼以備此壺飧
殆將為我歌授粢之章也况執飯而興重以兩音之金玉乎則雖
蔬食也不啻精鑿視之美苾宜雉羹麥宜雞羹君之庶羞也羹而
菜何以居人右乎念先生躬歷場圃之勞而圃乃見圃匪圃乃拔
葵自和鹽梅以成茲豆實殆將於我永苞葉之什也况執醬而興

重以稍食之殷勤乎則雖菜羹也不啻珍羞視之矣是知進以簞
食亦足當人主之尊分以盃羹早已重賢人之賜惟其不敢不飽
而益著其食云則食之敬矣

賦得秋雲似羅得成字五言八韻

一片秋雲起層層出碧晶飛來如綺展卷去似羅絨萬緯星
辰綴雙梭日月銜垂擬青女袖颺作素娥衫欲試金風剪還
添玉露函雨絲齊洒濯霧縠妙空嵌織自天孫巧縫絳月姪
摻霓裳徐度處法曲奏韶咸

先生之號

號亦屬之先生可即其志以實核之焉夫戰國之人各有所以為
號者矣乃宋慳之號若有異於其志也孟子故以其號實核之嘗
讀易曰渙汗其大號則知上之於下必賴發號以通其精神也夫
王者以政教化人必先有風聲之布而策士以智謀動衆亦必有
創建之端其號不一亦各從其志也所當屬之其人而還以相證
爾吾今聞言其不利之指竊以為先生既有其志奈何其號僅若
是乎志藏諸心而號則發諸口藏諸心而人不能見也必有以發
之而後心之所蓄可以白於天下則徹乎上而徹乎下惟號實發

之矣志存於中而號始宣於外存於中而人無由感也必有以宣之而後中之所蘊可以感夫天下則設乎邇而行乎遠惟號實宣之矣乃吾觀先生之號若有異於先生之志也請更為先生核之今夫號有順其志而出者有反其志而出者古聖人號令所行必如其志之誠信體剛中於巽則申命而惠消體柔外於兌則出言而民勸故其德音宣布凶人可以投誠義士可以向化撥亂反正胥天下之人莫不感號令而動其善機此號之與志為一者也後之人號召所加惟恐其志之迂遠以救時為急論必參以機宜以濟物為先事必操乎智術故其建白非常庸主傾心以受庶民踵

武而移行權達變舉天下之事或且因號召而滋其流弊此號之與志為二者也今試即先生之號核之自蘇秦以約縱顯而縱人有號自張儀以連橫名而橫人有號若先生志在罷兵當不僅以縱合楚王橫成秦帝為號也則號出於先生固於縱橫方盛之時而獨闢一說自李高治田賦而富國有號自孫吳善戰陳而強兵有號若先生志在息民自不藉夫秦啓西陸楚雄南服為號也則號成於先生又於兵農竄急之會而自為一家夫使志善而號亦善人亦何必區別之而獨至於先生人第知其號而不知其志也乘虛而導之機所謂聲聞于天聲聞于野者其感人捷於桴鼓而

志之所存乃未由共見也世有稱先生者亦惟從其外貌而特指
之曰先生之號且使號卑而志亦卑人亦何妨曲諒之而獨至於
先生人信其志而特信其號也登高而呼之勢所謂如雷之行
如風之入者其動人速於影響而志之所蘊乃祗堪自喻也世有
咎先生者更莫諒其中心而羣揭之曰先生之號噫先生之號則
不可也何也以利不以仁義也

賦得夜雨剪春韭

得豐字五言八韻

有客方投宿盥飧韭可充經春生滿圃冒雨剪呼童着屐穿
籬隱披叢繞徑通煙霏三畝內水灌一畦中淺綠抽新葉微

黃拔嫩叢掣來芽尚短割去本還豐昔記林宗事今看處士
風草廬留杜老雞黍待何隆

有鋒有針對王丞相謂頌和曰此君主珠特字機警
有鋒可以移贈子亦談

如其自視欲然

能不自滿者其心正可擬也夫自視則無韓魏矣乃欲然者即在附之之時斯其心為何如哉今夫人以富貴為所自有遂忘其本真而溺於外物以為此已足充吾量之量也殊不知物之寄托何常已之性真可據有能知其無益而自審其所不足者乎吾蓋深以望之爾如附以韓魏之家此其富莫厚焉貴莫崇焉誰不視以為盛哉而受其附者何如哉自趨利者視之以為其祿可享也自求名者視之以為其爵冢尊也智謀之士視之謂可藉其資以結交賢才也豪傑之士視之謂可握其權以馭制人民也然則受附

者於此有不私心自幸者哉有不中心自矜者哉抑不思爵位雖尊而吾所自得者固有在利祿雖盛而吾所自裕者固有真如其不求之外則人雖鄭重其事以相授而自視若有愧也如其不拘於物則人或羨慕其事以相傳而自視若有歉也我擬其心殆欲然也必慮時窮勢極有感於興衰成敗之必周而始視為淡然則其志已繫乎利欲而不克自持矣如其當榮盛方來之會其所注意者獨深將見備天爵而不冀得官宅廣居而不求得祿斯不必計後時之寥落即目前之烏奕而吾志已絕無所留也已必待清夜深思有見於道德仁義之可恃而始視為泊然則其念已繫於

祿位而不能自主矣如其當嗜欲交錯之時其所興懷者獨切將見仁義不願乎膏粱聞譽不願乎文繡斯不必俟齋居之寂靜即酬接之紛繁而吾念已毫無所戀也已天下有執守之嚴者萬鍾之加葷食之予非義則謝之其視外物可謂輕矣然非義不動於中而義則或動於中君子謂其未返諸躬也自視者豈必不義而始絕哉奪之不為損予之不為益蓋性分中本無富貴故雖以義而所樂亦不存爾天下有節行之矯者千乘之尊萬金之重不受而去之其視外物可謂畧矣然不受始見為介而受則或失其介君子謂其猶防乎物也自視者豈必不受以為高哉失之無所害

得之無所助蓋道德中本無利祿故雖可愛而於我仍無與爾此
無他視吾性而不以名利自矜視吾道而不以祿位自足也斯其
識過人遠矣

神明於小題騰挪移似之法中必空處更見本領之
厚

容光必照焉

即光之畢照可以驗明之有本矣蓋光者明之用也有容則必照
而日月之明不可見哉且聖人之道光被四表人第見其餘事也
而抑知固有其本乎蓋惟蘊於內者有篤實之輝斯發於外者無
幽遐之隔雖發見者隨在可指而要皆以驗其本體之昭融也如
日月有明將於何驗之哉二曜運於太清懸象著明既昭然若揭
矣然觀其明而不究其明之所發則光華未見輝煌重明周乎天
道交躔分度既顯而可測矣然觀其明而不驗其明之所施則光
輝未為彪炳蓋日月之明可即其光驗之也可即其光之所照驗

之也使照而有所阻則明猶未至使照而有所遺則明猶未極而日月則容光必照者也容光其至小也然小自大而分則大亦即小而見小可語大於容光可驗明之大本焉容光其至散也然一本散為萬殊則萬殊仍由一本萬即為一於容光可見明之全體焉光之漸移有所容而其旁不缺光之既滿有所容而其中不虧觸境而各呈其迹則其明不虛也光無定形因所容之大小為形光無定象視所容之方圓為象隨物而各運其機則其明不滯也星之嘒嘒第昭一隅燭之焯焯第輝一室惟卑照者其明至遠焉日之所容而月亦照之月之所容而日亦照之釐正之所以獨擅

其明固即容光而可見也電之忽發一覽無餘火之相傳一時亦盡惟久照者其明不息焉晝之既晁而夜更照之夜之既闌而晝仍照之兩作之所以迭增其明又即容光而可尋也雖交薄蝕示警光亦有時不照而升恒常在固不待救日以弓救月以矢而自可契為實為闕之真精雖雲雨交作光亦無地以容而高朗自如亦不必陽燧取火方諸取水而自可悟陰精陽精之妙蘊故畧所照之光以為明不在是者固無以知明之用而執所照之光以為明僅在是者亦無以知明之體蓋容光之照實由明之有本使然也聖人之道不亦若是乎

舜為天子

欲有所以難聖人者特舉居尊位以起例焉夫以舜而為天子此亦何庸論也桃應欲有以相難故特援以起例云今夫以至尊之位而大孝之聖人為之此亦人所稔聞也尚論者何必神往其世而別滋擬議哉獨是常變之際不可知順逆之交不可測則欲觀其心必先論其世不得不遠稽焉而述其舊聞矣何則倫常之變故窮困時多而富貴時少故草莽之夫譽起而傷天性及遭時通顯未有不復其常者蓋其所處者已高也家庭之逆境側微日難而尊榮日易故孤孽之子禍作而憚人心及際遇豐亨未有不歸

也... 聖人之... 舜... 天子... 此... 亦... 何... 庸... 論... 也... 桃... 應... 欲... 有... 以... 相... 難... 故... 特... 援... 以... 起... 例... 云... 今... 夫... 以... 至... 尊... 之... 位... 而... 大... 孝... 之... 聖... 人... 為... 之... 此... 亦... 人... 所... 稔... 聞... 也... 尚... 論... 者... 何... 必... 神... 往... 其... 世... 而... 別... 滋... 擬... 議... 哉... 獨... 是... 常... 變... 之... 際... 不... 可... 知... 順... 逆... 之... 交... 不... 可... 測... 則... 欲... 觀... 其... 心... 先... 必... 論... 其... 世... 不... 得... 不... 遠... 稽... 焉... 而... 述... 其... 舊... 聞... 矣... 何... 則... 倫... 常... 之... 變... 故... 窮... 困... 時... 多... 而... 富... 貴... 時... 少... 故... 草... 莽... 之... 夫... 譽... 起... 而... 傷... 天... 性... 及... 遭... 時... 通... 顯... 未... 有... 不... 復... 其... 常... 者... 蓋... 其... 所... 處... 者... 已... 高... 也... 家... 庭... 之... 逆... 境... 側... 微... 日... 難... 而... 尊... 榮... 日... 易... 故... 孤... 孽... 之... 子... 禍... 作... 而... 憚... 人... 心... 及... 際... 遇... 豐... 亨... 未... 有... 不... 歸...

於順者蓋其所居者已裕也今試舉詣之純孝者觀之孰有如舜乎舉權之至尊者論之孰有如其為天子乎當其側陋之時焚廩浚井既以閱歷於艱難及其登庸之日克諧以孝亦復升聞夫然又然則舜之難處者固在未為天子時也惡可概論其為天子哉帝堯承高辛之統則繼述有由續緒自無難為耳舜以純孝處之至誠以感神竭力而供職自可遂其以天下養之願矣想當年耕于歷山陶于河濱吾不知幾費周旋而後得以不格姦也迨至陟帝位而富有四海內患始獲盡消庶幾哉為天子而後窮有所歸憂有可解矣夫禹繼伯鯀之功而蓋愆是痛嗣興尤復難為耳舜

以大孝際之齊粟以昭敬愆慕以盡誠自莫阻其永言孝思之化矣憶昔日捐堦有譽謨蓋有猷孰不謂萬難曲解而竟克至亦允若也迨至格文祖而克代天工隱憂始能盡釋庶幾哉為天子而後于田不必泣旻天何待呼矣雖曰舜之心不以崇高為樂未嘗侈然于為天子也然而威福固自操矣試觀共工有沅驩兜有放三苗有竄在廷豈有分其權者則其為天子可知也文德誕敷之際夫豈感格之無其本哉雖曰舜之德必賴羣臣為輔未嘗肆然而為天子也然而岳牧皆受命矣試觀司徒敷教伯夷典禮后夔掌樂羣工豈有不分其職者則其為天子何如也元德升聞以來

夫豈風化之無其始哉夫舜為天子固以大孝之人處至尊之位
為羣臣所共服者也乃以皋陶為士而設使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躍如也

理有甚易見者可即未發時驗之焉夫理之易見者即所引而可
知也雖猶未發其理不已躍如哉且事理之昭著者必待指示而
後喻也豈其終有所隱哉然使索之於暗昧之區則所示者不見
矣且使適之於空虛之域則所示者亦不見矣君子教人之法昭
昭者即寓於默默之中非故示艱深也正令人一諦審而得之爾
君子引而不發不幾予人以不可見哉凡教有其方必詳晰以陳
之乃若誘人之求索而不詔以所入之門吾恐其蔽而難達矣凡
教欲其善必曲折以盡之乃若牖人之見聞而不告以所詣之境

吾恐其隱而不彰矣不知君子之教人也理有不待言而喻者指其端倪而其中之義蘊不必直揭之而自呈也事有不繁言而著者舉其原委而其後之情形不必盡抒之而自顯也則見其躍如也凡人察理過深者不欲虛示以機而必實觀夫為以為虛而難憑不如實而可據也然已窒而不靈矣試觀省括之機早見之張弓之際則可知亦人以象何若亦人以無象之為也意入乎其中神遊乎其外縱心孤往之餘固有躍如於既引之後者已凡人慮事過密者不欲曲示以勢而必直指夫形以為曲而難致不如直而易求也然已滯而不神矣試觀中鵠之勢早伏於挾矢之先則

可知曉人以形何若曉人以無形之形也放之則可遠收之則可近常自在茲之下殆有躍如於未發之前者已人第見法不盡陳以為君子固默以自藏抑知何可藏也夫語默每相須以為用語固可發其蘊默亦可著其精則微妙之指相授以言辭固不如相印以神明之為合也苟舉有舉一反三之質孰不自會於默識之時哉人第見意不盡舒以為君子固靜而不煩抑知何必煩也夫動靜每互根以相成動固可以見其存靜即可以知其發則精微之理徵之於肆應不如驗之於專守之為真也苟具聞一知二之姿寧不自喻於靜存之際哉觀其中道而立而君子教人之法愈

顯矣

以追蠹

驗樂於器可想見其聲之尚焉夫禹之鐘其追何以如蠹也苟非
聲尚於文烏能多用而至斯耶嘗謂樂必假諸器以鳴而人心之
所好即於是注焉古聖作樂崇德象功其器之傳於後世者每以
完備為難而以殘缺為恨抑知用之多者必其聲之善精神所聚
猶可即一器以驗之也吾謂禹之聲尚於文王者豈無所以哉古
之人依永而有聲必以樂器宣之故虞書紀韶樂之九成不越乎
合止柷敔之會後之人按譜以尋聲必以樂器求之故周禮紀樂
章於六代必詳夫空桑孤竹之遺然則聲之尚者可驗諸器矣吾

思西京之盛禮樂脩明越數百年昭其法物然稽故府而象箭南
簫如故也入辟雍而簾業貴鼓如新也為問夏庭之遺器則已與
會稽之簡岫屢之碑同其剝蝕矣即如一鐘之追不有可驗者乎
以其制言之大謂之鑪中謂之剝小謂之棧其制不一而茲不必
驗之制也以其音言之薄厚所震清濁所出侈奔所興其音不一
而茲亦不必驗之音也第見其追殆有如蟲者已吾聞故以為虎
蕭以象鳳翟以象雉樂器之中固有肖物形以為美者而追何以
若肖乎物也既非若土鼓蕢桴之陋又非鳴球浮磬之華則知聲
之高古自可以蟲之形證之抑聞羸屬以為鐘虞羽屬以為磬虞

鱗屬以為篳盧樂器之內又有刻物象以為飾者而追何以若刻
夫物也既非若和鐘離磬之傳亦非若小瑟中琴之製則知聲之
精妙尤可以蟲之象揣之且吾攷臯氏所司縣幹擬以旋蟲稽梓
人所掌雕琢取夫小蟲所以博庶物備禮器也今試觀一追之細
摩挲無已神留鑿銑之間呵護有靈迹著篆枚之際雖不若鑄鼎
象物神姿遠道於山林亦庶同關石龕鈞典則常貽于王府故即
追之如蟲於以緬紀德於以溯勒功美哉殆與元圭並重玉牒俱
傳矣以視玉門之琴清廟之瑟不尤為世所寶貴者哉夫子亦嘗
尚論而辨其所以耶

賦得苔痕上階綠 得痕字五言八韻

陋室多幽景蒼苔欲到門
窓前生翠色階上透青痕
帶雨紋初合經風點漸繁
墻腰蝸未蝕屐齒蠟猶存
似與簾波映應隨礎潤蕃
綠茵鋪正接紅藥襯還翻
柳絮方穿戶松陰已過垣
空庭人寐寔花落竟忘言

人病舍其田
所舍者在己其病有由起也夫既曰其田胡為舍之其舍也殆有
他故也病果從何起耶今使人漠視天下而徒知有己也則己鄙
矣然使人外視吾身而不知有己也則又周矣夫取舍之間人所
共知苟所舍在己則人必笑之曰夫夫也天下之無能者也至惰
者也而抑知其特不肯用之於己耳脩身而天下平此其理易見
也請以人之有田者証之發爾私者終三十而於為井為邑為邱
為甸之內持指之曰其田此固分所宜有者也倬大田者取十千
而於十夫百夫千夫萬夫之中初揭之曰其田此又勢所足據者

也是故于耜舉趾其田之故載矣載柞其田之故築場納稼其田
之故築場納稼亦其田之故當其體墜是人必曰病矣然而不
敢辭也無他為其田也及其手胼足胝即已亦曰病矣然而未嘗
問也非他為其田也奈何人竟有舍其田者事必權其所急夫迺
疆迺理迺宣迺畝原田則既每每矣獨我而有是田哉然是田既
揆之我則為沃壤為石田皆其田也出作入息之下有不能將伯
助予者矣乃舍之者何以昧昧也心有甚急而已之祝兩課晴及
若可緩焉為視蕪穢不治糧莠不除殊難歸咎於其田也且時必
爭其所先夫侯亞侯旅侯彊侯以助耕者既紛紛矣寧必自力於

視土播穀固

田哉然是田既屬之我則為有秋為無麥皆其田也歲豐歲歉之
有不可委之他人者矣乃舍之者何以罔罔也力有所分則已之
稽田數蓄反若無與焉為思我稷黍與與我稷翼翼更難期望於
其田也已病矣人見其棄蕪蒙而圖逸必且病其無能夫即無能
而既為其田斷不肯舍我穡事而坐視無成而况其非無能也尚
堪序乃錢鎛尚堪奄觀銜又而弗播弗獲其已田已鞠為茂草斯
時俯仰無聊難免室人之謫其病有甚於無能者矣人見其穡未
耜而嬉遊必且病其甚惰夫即甚惰而苟知其田尚不至舍其農
功而至於不治而况其非甚惰也非不做載南畝非不播厥百穀

仍落雲遮響更穿松坡成獨坐
蘇席欲忘眠天籟仙宮起清
音梵寺連神遊樵路外興窮
石橋邊澗碧留新雨山青送暮
烟隱居宜用汲自可滌塵緣

賦得良馬五之得都字五言八韻

西驥何妨益翩翩在浚都
參差聯五馬駕馭用三驅
轡與琴弦合輪添雁侶扶御儀
馳適協伍法部無殊色備中應
補方連執有樞梁輶承束葉達
路舞交衢八駮三良缺雙車十
數符方駟推太守德化洽環涂

詩韻
賦得良馬五之得都字五言八韻
西驥何妨益翩翩在浚都參差聯五馬駕馭用三驅轡與琴弦合輪添雁侶扶御儀馳適協伍法部無殊色備中應補方連執有樞梁輶承束葉達路舞交衢八駮三良缺雙車十數符方駟推太守德化洽環涂

